漢語面對世界

言止善

文化經緯

大家知道，漢語裡有不少外來詞。也有研究指出，英語裡的外來詞幾乎佔一半。據「全球語言監督機構」稱，近幾年，在英語新詞彙中，「中文借用詞」的比重不斷增加。這本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但是靜下心來盤點一下，我們究竟爲英語貢獻了哪些詞語時，就很難興奮起來了。我們爲英語貢獻的詞語有：guanxi（關係）、ganbei（乾杯）、dia（嗲）、tuhao（土豪）、dama（大媽）、chengguan（城管）、huangniu（黃牛）……我記得英語裡早有個單詞relation，它就有「關係」的意思，代表人或事物之間的「聯繫」。爲什麼要進一步從中文引進新詞？難道是爲了說明「辦事找關係」這類潛規則？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那眞是一件叫人汗顏的事。

如今世界上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我國有關部門也大力爲學習者提供方便，不但支持全球開花的孔子學院，電視台也推出名爲「漢語橋」的節目幫助外國人，此外，還出版了不少漢語教材。其實這類專門給外國人用的語言教材，古已有之。侯會手頭有一本《老乞大》，就是爲朝鮮人學漢語編寫的，那是一冊元代版的影印本——「老乞大」這書名有點怪，原來「乞大」即「契丹」之意。至今俄語中表「中國」的單詞發音就和「契丹」相近。這本教材由一個故事串聯起來，是幾個人一路行蹤的記錄：牽馬趕路，打尖住店，鍘草打水，起夜餵馬；遇上客店滿員，店家態度惡劣，藉口「官司好生嚴」拒絕留宿生客，一夥人只好賠着笑臉百般央告、多付錢鈔。經過長途跋涉，終於來到大都。從順承門（大致在今北京宣武門一帶）進城，尋客店住下。通過店主人和牙人的引薦，與客商談生意，賣掉馬匹、麻布和人參，再採購中國商品販運回國。高麗商人購買中國貨，除了綢緞布匹等，還採買些廉價飾品、婦女化妝品及日用雜物、漢文書籍等等，清單一開就是五六十種。賣貨的店家說：我聽說高麗那裡好貨賣不動，「豹子行貨」（疑即劣質便宜貨）倒賣得好。高麗商人說：「可知哥哥你說的哏（很）是有。俺那裡好的歹的不識，則揀賤的買。正是『宜假不宜眞』。」可見「山寨貨」吃香的情形，古已有之。

把外語的表達改爲漢語的表達，一代又一代翻譯家的努力功不可沒。嚴復那個時代講究「信、達、雅」，當代的追求是「貼切、生動」。聖經的翻譯歷來是重頭戲，中文聖經就有好多種譯本。王鼎鈞從小誦讀的版本叫官話和合譯本，又叫國語和合本，由聖經公會印行，這是銷路最廣、使用者最多的版本。這個譯本是新教在中國發展的大本，但是教內教外都有人不滿意。教內的人從神學觀點出發，姑置不論，教外的人總認爲文法語法上的瑕疵太多，沒有「經」的風格。例如「使徒行傳」第二章第二十四節：「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在這裡，「解釋」一詞恐怕是用錯了。新譯本的譯文是：「上帝卻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復活了。」比較一下，「解除」合乎約定俗成。現代中文譯本譯得更好：「上帝使他從死裡復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單詞「死」改成復合詞「死亡」，又把那個生硬的多餘的「卻」字拿掉，很順當。

李敖講的一個故事更易讓一般人體會翻譯的重要：有一部英文電影，一個小男生和一個小女生接吻，男的吻小女生，吻得毛手毛腳，很笨，那個小女生把他推開，我來吻你。英文就是「Let me show you 」，中文字幕上的翻譯就是「我做給你看」。但這是好的中文嗎？絕對不是。什麼是好的中文？有一句話叫：「看我的！」這裡有比賽的意思，我會吻得比你吻我好，你失敗了，看我的。

農夫箴言

純 上

域外漫筆

喬爾薩拉廷（Joel Salatin）出身農夫世家，如今四代同堂，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從事有機農業，試圖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他們的農莊叫寶利發（Polyface），包括五百五十多英畝田地、牧場和森林。除了自己生活所需，農莊爲四千多戶家庭、十個零售商和五十個飯館供應食品。不過，他並不參與美國的商業食品系統，而是通過現場銷售或某些城市俱樂部做買賣。

他家至今沒有電視機，農莊生產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的幾乎所有食品。他的太太每年花很多時間製作罐頭食品、冰凍食品、發酵食品。他們喝沒有經過高溫消毒的生牛奶。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種田、飼養家畜和家禽從來不用化肥、除草劑、除蟲劑或其他農藥。這種生活方式在當代美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在這樣的農莊有什麼可幹的？他卻說，農莊的生死輪迴比食品超市、工業養雞場、電動遊戲和「愛瘋」（iPhone）長久多了，我們的現代生活方式才不正常呢。

在新著《夥計們，這不正常》（Folks, this ain't normal）中，他通過一系列散文描述農莊生活，點評當代食品生產和消費，忠告讀者怎麼才能「飼養更快樂的母雞，培養更健康的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薩拉廷認爲食材應該原汁原味，符合時令，通過自然方式培育，在當地或就近獲取，然後我們精心烹飪，懷着感恩敬畏之心進餐。這些聽來可能像最近幾十年美國興起的「食品本地化運動」的宣傳標語，但書中故事亦莊亦諧，作者言論幽默風趣，引人入勝。

譬如，說到美國人普遍關注的「年輕人無事可做」問題，他列舉農場的孩子要做的日常體力活：砍柴、燒火、抓蟲餵雞、撿牛糞等，晚上九、十點大家都準備上床了。而美國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男性平均每周花二十五個小時玩電腦、電動遊戲。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每天想的是怎麼在遊戲中升級，他們行動遲緩，肌肉退化，「這眞是培養我們未來領袖的好方法嗎」？

還有，美國的食品超市一九四六年才出現，在此之前，食品在哪裡？「在我們家裡，菜園裡，本地的農田和森林裡；靠近廚房、餐桌、床；在後院、儲藏室、地下室裡。」可是，如今常人的思維方式是：在我吃飯之前，食品都是別人的責任。作者說，我們的食品從何而來至少應該比「荷里活某人的肚臍穿孔戴環」更重要。

作者其他的妙語包括：「食物供應不是超市、政府或緊急服務部門所能保障的。眞正的豐衣足食是在收穫季節屯糧，把家裡的儲藏室裝滿，這樣我們才能心安理得，因爲我們的下一餐不需要取決於下周的農貿市場或超市」。

還有，「我們盤中神奇的食品，我們聊以維生的根本，也有自己的故事。它有自己的旅程，留下了自己的足跡，留下了自己的遺產。如果我們狼吞虎嚥，不知收斂，無知無覺，毫無良心地進餐，這才是最不正常的。」

作者被《紐約時報》譽爲「繼湯瑪斯傑弗遜之後弗吉尼亞州最多才多藝的農學家」、「田園生活的神父」，在邁克爾坡蘭的《雜食者的困境》中嶄露頭角，也曾在奧斯卡獲獎紀錄片《食品公司》（Food, Inc.）中擔任主角。他的著述文情充沛，妙語如珠。但他推崇的生活方式則更多出於對傑弗遜時代田園理想的追懷，恐怕不是人人都能仿效的。

辛笛詩碟《再見，藍馬店》

——「藍調」世界裡的一點「微紅」

王 芳

燈下集

對於辛笛詩歌，聽和看會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嗎？每每默看辛笛詩的時候，就彷彿在聽一段對話，或是一段獨白，那聲音帶你走進詩人的心靈世界。熱愛辛笛詩歌的朋友們有機會來傾聽辛笛的詩歌了，在「九葉詩派」代表詩人辛笛先生誕辰一零二年，逝世十周年之際，由王聖思老師策劃，寧夏黃河電子音像出版社製作的《再見，藍馬店——王辛笛詩歌朗誦配樂詩碟》（以下簡稱《詩碟》）於近期首次在大陸出版發行。《詩碟》以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台灣及海外讀者尤爲喜愛的詩歌《再見，藍馬店》來命名，蘊含着辛笛詩句「『再見』就是祝福的意思」。《詩碟》精心選擇了辛笛七十年創作生涯中各個創作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詩歌，其中三十年代在清華園以及貝滿女中教學時期詩作選擇了九首，留學英倫期間所作選擇了十首。四十年代選擇了五首；而詩人八十年代及以後詩作選擇了十四首。

如果憂傷的旋律可以用「藍調」來標識的話，一曲《懷思》便以淡淡的憂傷旋律，拉開了整張《詩碟》的藍色序幕。聽衆朋友不陌生的一定還有《夜別》、《航》、《印象》和《Farewell》（告別），這些是詩人早年感嘆人生無奈與惆悵的詩作；也依然衷情於詩人留學英倫，懷思家國的心靈片斷，如《Rhapsody》（狂想曲）、《寄意》（集N句）和《再見，藍馬店》；而四十年代詩人心懷痛楚的現實抒寫和內心剖白，如《手掌》、《風景》和《人生》等也都記憶猶新吧；伴隨着哈若蕙和劉暢聲情並茂的朗誦和娓娓敘說，讓我們通過聆聽再一次觸摸到了辛笛憂傷而溫暖，歷經痛楚卻永不失希望的詩歌世界。但大多辛笛詩歌的愛好者或許更喜歡他三四十年代的名篇，而並不知道詩人在八九十年代寫下了比三四十年代更多的詩作，而詩人自己也更看重晚年作品。在八十年代末香港出版的《王辛笛詩集》小序中，詩人說：「行年七十有五了，四顧經歷如此漫長的生活畫廊，我的腳步還能保持過去玫瑰色的餘緒回聲，不能不是在人生逆旅中一種難得的愉快。」那就讓我們於詩人的「藍調」世界之外，來尋訪詩人晚年詩歌世界裡保持「過去玫瑰色的餘緒回聲」中一點「微紅」吧。

辛笛詩碟《再見，藍馬店》封面

詩人白樺曾說：「……辛笛的這支歌，浸透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憂傷、痛楚、激情、信仰、智慧……」是的，辛笛晚年的這支歌依然奏響的是對人生和生命不斷追尋、永遠不失希望的心靈之歌。《網》（一九七九年秋）是詩人歷經政治動亂，禁錮的詩心在解禁之後所發出的第一聲感慨，三十年，意識形態對於創作意識的束縛，網住的是詩人「一江春水的柔情」，網住的是詩人藝術追求的「夢」，但詩人卻也說「網住了夜來迎接黎明！」儘管有刻骨的悲哀，卻永遠充滿希望。於是詩人唱到《呵，這兒正是春天》（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重行漾起了對青春、對光明的嚮往」。詩人說《昨夜已在盡頭》（一九八七年），他「不想去尋找一支失落的歌／失落的就讓它永遠失落吧」。

辛笛晚年的這支歌更是詩人在歷經人世滄桑之後，洗盡鉛華，參悟人生的睿智和達觀之歌。辛笛先生一生重情，友情，詩情，愛情，親情常來往於胸中，外化爲一首首動人的詩篇。聽《人間的燈火》（一九八〇年冬），詩人說「我永遠懷着一顆飛蛾撲火的心，／因爲我總是眷戀人間的燈火。……永遠可親的畢竟是人間的燈火」。

而這「人間的燈火」便是詩人晚年人生和詩歌世界裡的一點「微紅」。這「人間的燈火」是詩人對愛情親情的嚮往和讚美。《蝴蝶、蜜蜂和常青樹》（一九八一年五月）是詩人訪問加拿大時把對相濡以沫的老伴的思念化作了一行行詩句，「你是一隻花間的蝴蝶／翩翩飛舞來臨」，「你不止是一枝帶露的鮮花／而且是隻蜜蜂棲止在頰鬢」，「常青樹深深合抱生根」，詩人用「蝴蝶、蜜蜂和常青樹」三個意象把初戀時相愛的柔情，現實的生活的樸實和對未來生活的嚮往貫穿成一個詩的境界。

這「人間的燈火」詩人是對友情的留戀，請聽《雲的四季在紐約》（一九八六年八月），「遲了麼／畢竟還是談了些冷暖自知的話」，「一同期待着／再啜一杯『巴山夜話』的新茶」；是《別情》：「你走了　頭也不回走得很遠／我在秋風的身後／珍重地拾起了一掌半紅的楓葉」。

這「人間的燈火」詩人是對詩歌藝術的眷戀：《我沒有走去告別》，詩人不願意向時間告別，依然希望看到「天鵝」「鼓動着雙翼」，在「水上漾起一圈圈漣漪」，哪怕是「縹緲如煙」，是「最後的」，又抑或「恰似斷了的琴弦」，詩人也要「飛向長天」，留下一曲「永恆的」「最美妙的歌聲」。

這「人間的燈火」是對生命的愛戀和達觀，《聽着小夜曲離去》：「但是，我對於生命還是／有過多的愛戀……爲此，我就終於捨不開離去」。聽《寒冷遮不斷春的路》（二〇〇二年八月）「有什麼可感慨的呢／我也不過是一個人間的過客」。再聽《一個人的墓誌銘》（一九八三年）「留下我全部的愛，／我只滿懷着希望／去睡！」

儘管詩人睡去了，但詩人仍然「以虔誠渴望的眼睛／在迎接你的到來」（《永遠和時間同在》）。請詩人安靜地睡吧！因爲他的生命，他的詩歌已經融入到現代詩歌這方土壤，永遠和時間同在。而辛笛詩歌的愛好者們，就請靜心聆聽，用心來感受辛笛的詩歌世界吧。

海邊騎遊

言 青

人生在線

清晨，和老伴兒在北戴河海邊散步，每每看到一些年輕人騎着雙人或三人自行車在海邊公路上暢遊。雙人自行車多是一男一女，一前一後，四條腿登得很默契，無疑是一對對情侶或青年夫妻；還有的是一家三口，爸媽帶着七、八歲的孩子，騎着三人自行車，孩子在中間，邊登車邊舉着雙臂高興地叫喊。我和老伴兒眞羨慕他們。這時，老伴兒突發奇想，說：「我們也去租一輛雙人自行車，我騎在前面，你騎在後面，試試看，有信心沒有？」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出於女性的謹愼，說：「咱們都七、八十歲了，不比人家年輕人，還是算了吧！」

正說着，忽見從我們後面海濱公路上騎來一隊自行車，騎車人都頭戴帽盔，身穿紅色馬甲，馬甲後面印有醒目的「騎遊」二字。再一看車，都是專用公路自行車。這一隊騎車人，有的半伏在車把上，騎得較快，像專業運動員；有的則邊登車，邊欣賞海景，優哉游哉。

我們離開海邊，穿過馬路，走進一片蔥鬱的松樹林中，只見有幾位穿着同樣「騎遊」服裝的人正坐在石橈上休息，在石桌旁邊靠着幾輛紅紅綠綠的自行車。我們不覺走近他們，跟他們搭起話來：「你們是從哪兒來的？」「我們都家住秦皇島，退休後組織了一個騎遊隊，每天早晨相約一起，沿海邊騎車來北戴河，在這裡休息一會兒再騎回去。」有人回答說。我們仔細看，可不是，都不年輕了，但個個都顯得身體強健，精神抖擻，其中還有一位女性，我問她：「你們也就是五十出頭吧？」「誰說的，我們都六十多了。」那位女性指着她身邊的一位男士說：「他是我丈夫，快七十了。我們這個隊裡還有八十四、五歲的呢！」「你們每天都堅持騎車嗎？」「除了狂風暴雨天，每天都堅持，來回三十公里，回去正好做午飯。」

說着，過來一個壯實的男子，看樣子已過花甲，推着一輛紅色的車，在我們近處坐下。我們見他的車鋥光瓦亮，結構樣式也有些與衆不同。一問，果然是新買的。這位男子滿臉自豪地說：「這是世界名牌『崔克』，公路自行車中的佼佼者，人民幣八萬五，聽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小布什都騎過這個牌子。」我們問其他人的車價，有的說七、八千，有的說兩、三萬。我好奇地問：「還有比八萬五更貴的嗎？」「當然有，八萬五前面再加個十，十八萬五的也有。」那位男子信心滿滿地說：「我一定攢夠錢，再買一輛十八萬五的。」看他那認眞勁兒，不像是說着玩兒的，我們祝願他的美麗夢想早日實現，他笑着向我們表示感謝。

這時一行人戴起頭盔，和我們說聲再見，跨上車沿海濱公路踏上回程。我們看着他們紅色馬甲後的「騎遊」二字，感慨萬千。這些普通的百姓，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利用臨海而居的優越條件，創造一種我們享受不到的特殊健身方式，過着自己快樂的退休生活。我們用羨慕的眼光目送他們遠去。

壩上草原

許 揚

文史叢譚

歷史上的張北壩上草原，是華北著名的避暑勝地，早在遼代，遼聖宗、興宗、道宗皇帝十幾次到壩上的鴛鴦泊一帶遊獵避暑。

張北秦代屬上谷郡，西漢屬上谷北境，東漢、魏晉時是鮮卑人之地，北魏時是禦夷重鎮，也是遼、金、元、清歷代帝王的避暑勝地。遼代蕭太后梳妝樓，歷盡千年滄桑，至今仍屹立在閃電河畔。金代景明宮、元代察汗淖兒行宮、清代胭脂馬場、狩獵場、張庫古商道、明代長城和古烽火台及元代宏城遺址、九連城遺址等一大批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古蹟，至今尚存。

據史料記載，張北有趙、秦、燕、漢、北魏、明等多代長城。燕長城的西部起始點應該在樺皮嶺。經實地考查，在黃花坪至鎮邊台十五公里沿壩頭一線，有二道、三道、四道、五道，甚至六道長城並行的奇觀。有夯土長城、土石混雜長城、毛石幹插長城各種建築形制。還有古居遺跡、古城遺址坐落其間。

在歷史上，張北縣有兩次堪稱「出線」，一是中都建制，二是清中期經濟高潮。前者因爲政治因素，壩上草原成爲全國注目的旅遊地，後者因爲張庫大道的開通，中原與外蒙貿易，壩上開始「開化富裕」。清王朝時期是壩上草原的輝煌鼎盛時期。自西元一六八一年到西元一八六三年，康熙、乾隆、嘉慶三位皇帝在圍場舉行「木蘭秋獮」的次數就達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

壩上在明清前受草原民族影響，盛行歌舞、羌姆舞、摔跤、射箭、賽馬。後來由於漢人大量遷入，壩上盛行「二人台」，這種由晉北、河套地區傳來的劇種，在壩上演變成「東路」二人台，它節奏明快、高亢明亮；此外，一年一度的「廟會」則是草原佛教盛行時留下來的。因爲舉行大規模祭祀往往伴隨物資交流，尤其是馬牛羊買賣，所以到了現代，還有牧畜交易大會，當地百姓俗稱「廟會」。

現代史上，名人壩上行蹤更多。「九一八」事變前後，馮玉祥、吉鴻昌駐防過這裡；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在這時同日軍作過戰。日軍東條英機從長春飛到壩上指揮對華北的進攻。一九三四年，蔣介石親臨壩上布置防務，登城覽視塞外風光，說「我一向局處南方，今能一品塞外風光，何幸如之」。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率領全國文聯參觀團到壩上，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等都曾到壩上視察民情、指導「三北」防護林等工作。

「榮寶齋」木版水印

海 諾

文化什錦

北京琉璃廠裡的百年名店榮寶齋傳承不爲衆知的絕技，這就是木版水印技藝。木版水印技藝是榮寶齋在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藝的基礎上不斷改進發展起來的特殊印刷術。

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年），榮寶齋在琉璃廠二號院設立了榮寶齋貼套作，自刻自印詩箋，開始有了自己的印製作坊。

木版水印複製名畫的技藝是根據畫稿進行分別勾摹，分別刻成若干塊木版，然後對照原作，由淺入深逐筆依次疊印，經過勾描、刻版、印刷三道工藝後，完成精美的逼肖原作，精確無誤的水印作品。

說到木刻水印的振興，魯迅和鄭振鐸起很大的作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箋紙的雕版印刷技術式微，他們感到必須爲搶救這一傳統的技術做些工作，鄭振鐸找到了榮寶齋，談了有關《北平詩箋》印刷的事情，榮寶齋並沒有因印數少而拒絕，而是投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努力完成這項工作，在與魯迅、鄭振鐸的共同努力下，《北平詩箋》順利出版，榮寶齋不僅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技術上得到了積聚，也爲以後的木版水印技術的輝煌奠定了基礎。

一九四一年，張大千到敦煌臨摹了壁畫二百六十七件，當時的榮寶齋經理王仁山，準備以木版水印印刷這些壁畫，張大千對此舉也非常感興趣，這些臨摹的畫經過木版水印後，跟張大千的畫一模一樣，張大千非常高興。榮寶齋也實現了從雕版印刷由印刷箋紙向木版水印國畫的重大轉折。

榮寶齋成功印刷了清代畫家王雲的絹本山水《月夜樓閣》、宋代馬遠的《踏歌圖》、宋代佚名的《山水芙蓉》等，而三件巨幅木版水印吸引了海內外的無數目光，它們是《韓熙載夜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清明上河圖》，這三幅巨幅作品把木版水印技術推上一個高峰，被人們嘆爲觀止。

一九八七年，榮寶齋在新加坡舉辦了「中國榮寶齋木刻水印書畫展」，當時共有一百多件作品參展，除古代畫家的作品外，鄭振鐸、任伯年、齊白石、徐悲鴻、吳作人等清末和當代大師作品與人們見面，展出在新加坡引起了轟動。二〇〇六年，榮寶齋被國務院列爲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榮寶齋的木版水印工藝坊的經理高文英在二〇〇九年被確定爲木版水印技藝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繼承人。

二〇一二年二月五日至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在北京農展館舉辦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成果展，在這個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特色的技藝展覽中，榮寶齋選送的木版水印精品如宋元絹片《詩餘小憩》、齊白石的《三壽圖》，吳冠中的《所見所思入畫》等，讓無數參觀者流連忘返，無不讚嘆這一古老技藝的神奇和深厚底蘊。

長期以來，多少文人畫家和榮寶齋結下了深厚的翰墨情緣和佳話。齊白石畫的蝦名氣極大，齊白石畫的蝦，靈動活潑，栩栩如生，神韻充盈，是傳神妙筆。據說有一天榮寶齋請齊白石到店中，在他面前放了二幅他畫的蝦，請他找出原作，白石老人認眞看了很長時間，也把握不定。這說明了榮寶齋出版水印的複製水平之高，能達到難分眞假的程度。

木版水印這種中華傳統技術在榮寶齋得到了發揚光大，也正是有了此項技術，那些中國幾千年的藝術瑰寶才能走進千家萬戶，欣賞到那些精品的眞諦。